

# 评书论人和不同

张曙光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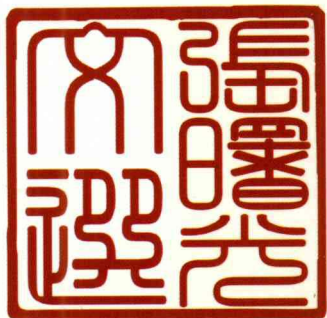
· 学术书评卷 ·

Academic Reviews: on People, Works and  
Harmony in Diversity



Anthology of Zhang Shuguang  
张曙光文选

张曙光
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  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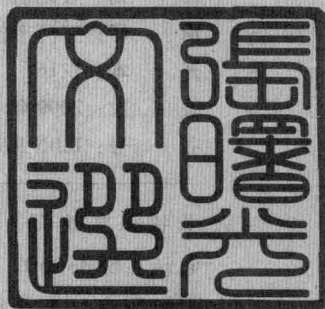
# 评书论人和不同

张曙光◎著

· 学术书评卷 ·

Academic Reviews: on People, Works and  
Harmony in Diversity

  
Anthology of Zhang Shuguang  
张曙光文选



张曙光

 中国经济出版社  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北京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评书论人和不同：学术书评卷/张曙光著. - 北京：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9.6

(张曙光文选)

ISBN 978 - 7 - 5017 - 8614 - 5

I. 评… II. 张… III. 经济学—文集 IV. F0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4912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经济出版社 (100037·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)

网 址：[www.economyph.com](http://www.economyph.com)

组稿编辑：乔卫兵 (010 - 64471876 [weibingq@sina.com](mailto:weibingq@sina.com))

责任编辑：夏 冰 (010 - 68319283 [66178059@163.com](mailto:66178059@163.com))

责任印制：石星岳

封面设计：华子图文设计公司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承 印：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/16

印张：30.75 字数：475千字

版 次：2009年6月第1版

印次：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017 - 8614 - 5

定价：66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，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，  
电话：68330607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举报电话：68359418 68319282

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：12390

服务热线：68344225 68341878

## 自序

这篇自序包括两个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总序，简要地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。是各卷中相同的内容。第二部分是分卷，介绍各卷的内容。是各卷中不同的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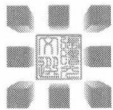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一

二〇〇九年农历九月初八是我七十岁诞辰，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五十周年。《张曙光文选》的编选和出版，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。

我的家乡是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，距西安市 50 多里。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，寡母勤劳刚毅，耕织皆是一把好手，在传统社会，能够顶门立户，将我养大成人，教我读书成才，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，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。先母 1983 年病故，生前母子分处西安和北京两地，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。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，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。

1959 年，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，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。在校期间，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、冯大麟、吕其鲁三位教授。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，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，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告我至今还历历在目。我一进校，就从“反右倾”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《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》的著作，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《国民经济计划》课，因为培养了我这个“白专”典型，并支持和指导我报考研究生，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；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，每次来京总要来家看我，并一起交谈。吕老师给我们教《国民经济统计》，当时因在《经济研究》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，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。

大学时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，腿上一



按一个坑，半天起不来。不过我的学习没有放松。当时兴交际舞，很多同学星期六、星期天跳到午夜12点，我是个舞盲，也不感兴趣，这些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。《资本论》就是在这个时候读的。

1963年大学毕业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。学校和老师鼓励我考研，帮我报名，给我时间复习准备。结果一举考中，一起录取的还有两位师兄弟杨圣明和李德华。专业是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”，导师是杨坚白教授，副导师是董辅弼、刘国光教授。谁知，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，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。1964年经济所批判孙冶方，我们几个来所不久的年轻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；1965年参加周口店农村“四清”；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，接着就是十年“文革”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。在极左社会思潮的裹胁下，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，做过蠢事，中后期挨过整，被打成反革命，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。1968年冬，我婚后一个月离家回京，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。我因失去了一切自由，音信全无，妻子在担心、屈辱和泪水中度日；后来可以给家人写信，但必须经过审查；干校时因病住院手术（阑尾切除）也有人监视和看管；大女儿满月时，我被允许回家看过一次，直到两岁多我才第二次见到她，她自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，一见面，竟跟着她的表姐叫我“舅舅”。切肤之痛，深知自由之可贵。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。

1977年开始恢复业务，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乌家培教授主持下，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“学习《论十大关系》宣传材料”。实际做研究工作是1979年的事情。该年我在《经济研究》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“略论自负盈亏”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。至今也已30个年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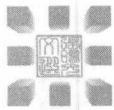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，为了推进经济调整，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《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》，参加者有林子力、刘国光、曾启贤、胡瑞梁、田光、肖灼基和我。具体任务有二，一是为《资本论》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，刘国光和我负责第3篇；二是对《资本论》第二卷进行删节，删去2/3。一方面，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，另一方面，在编撰者中除我以外，都是文革前出道的名家，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，《经济研究》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“学习政治经济学”的专栏，约我就“学习《资本论》第二卷”连续写了三篇文章。于是，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我当成了“老先生”。这就提高了我在国内传统

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。

我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。改革开放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，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。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，我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发生了怀疑，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日益增长，于是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，更新知识结构。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。我原来学习的是俄语，英语是文革后听广播自学的，只能看，而且阅读的速度较慢。因此，我的学习方法有三，一是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，凡读过的著作，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搞懂弄通；二是主动与青年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，虚心向他们学习。其中，与樊纲、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《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》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有朋友感到不解，曾经问我，你已经是研究员了，为什么总和年轻人混到一起。三是读书和评书。应当充分肯定，我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来的，这方面的文字也最多。在《评书论人和不同——学术书评卷》和《心交神往知与识——序文前言卷》中，我将对此做出交代。经过10年的努力，我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，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，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。这时，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我的文章，又把我当成一个青年学者。从这套文集中，读者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。

我之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，也许与我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执著不无关系。就以换笔而论，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，看到个别青年学者使用计算机写作，甚为羡慕，决心效法。1993年，有一个与美国学者萨克斯、胡永泰、史泰利等进行合作研究的项目，我与樊纲等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访问学者，花2000多美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回国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五笔字形输入法，开始照着文稿用计算机“写”第一篇文章“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”。敲了一半，就干脆扔掉文稿，边思考边输入，从此，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式。

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，也许不在少数。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，并实际完成和实现者很少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，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，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



和需求；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，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，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，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，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；三是态度和方法，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轻人和留学者方面，对年轻人和留学生的态度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。有人往往以己之长对其所短，瞧不起年轻人；有人又感到年轻人咄咄逼人，对自己名利地位构成威胁。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，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。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，或者抱残守缺，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，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做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事情，或者告老退休，离开学界。

说心里话，我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，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，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。应当说，这个目的达到了。古语云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在目前的国内，一个七旬之人，仍然活跃于学术界，还能在《经济研究》、《经济学（季刊）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，如果不是独一无二，也属凤毛麟角，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。如果说，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对名利的憧憬和追求，那么，到了后来，读书、思考、写作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。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，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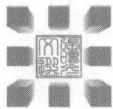
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，我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本单位的重大课题进行的。曾先后参与了“中国经济发展战略”、“产业结构对策”、“2000年的中国”、“深圳发展战略”和“海南发展战略”、“‘六五’经验总结”、“‘七五’国力预测”、“‘八五’改革大思路”，以及“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”等项研究。这既是必然的，也是必要的。一方面，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、甚至垄断的地位，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，推动解放思想的作用，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；另一方面，自己也比较年轻，既有精力和热情，也需要学习和锻炼。90年代以来，自己开始独当一面，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。诸如“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”、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：宏观经济学”、“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”、“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”、“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”等。无论是参与研究，还是自己主持，我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，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。为此，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，

而且直接顶撞过我的顶头上司，甚至于多次公开辩论，因而以“不听话”著称。其实，在现行体制下，虽不能说是所有领导，但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。为此，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最令人惋惜的是，当时我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，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，但领导不给我这个机会。不过，教训也有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长江考察时，一位同人执笔找我合作写了一篇观点有悖我意的文章，尽管我曾写信说明，但碍于情面，态度不够坚决，他拿去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。此事令我追悔莫及，常常提醒自己。因而，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，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，不愿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做事。难怪我的学生的同学对他说，“你们的老板（这里是指导师）真好，从不要你们做事，不像我的老板，我们不得不经常为他打工”。加之，看到一些同人文章依靠学生出现的低级错误，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。在这套文选中收入的文字，有少数是合作研究成果，也主要是我亲自执笔，由他人执笔的几篇，也是由我提出课题和思想，并最后修改定稿。

1993年，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，先后带的硕士和博士生有十多名。原规定可以招到65岁，带到68岁，但60岁时单位就一刀切要我退休，此后就没有在社科院再招收博士研究生。不过，编外弟子不少，很多不是我的学生，但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做人处世方面，我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不下于他的导师。毕业和工作以后，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

这里，我想简述一下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事情。这也是我学术活动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。1993年7月26日，我和茅于軾、盛洪、樊纲、唐寿宁等五位学者一起，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。这是一家创办较早且名实相符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。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实践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理念，推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。天则所创立以来，其活动有成功，也有失败，工作有波动，也有起伏，内部有矛盾，也有争论，但终究坚持了十多年，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。其他方面的事情暂且不论，仅就我所负责的学术工作（我一直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，1999~2002年任所长期间，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仍然代管学术工作）来说，诸如，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，至今已经坚持了350多期，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；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如雨后春笋，遍地





开花。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，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，举办一次“宏观中国”论坛；现在宏观分析已经是群雄蜂起，诸家竞争。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，组织和主持了《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》，现已出版了五个案例集。另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《中国经济学》系列14集和组织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。未来天则所如何发展，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，既取决于外部环境，也取决于天则理念的坚持和战略的选择，同时也与内部治理有关，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现在还很难预断。就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来看，创办天则所既有很大的付出，也有不小的收获。

在我出道以后，曾经有好几个中央部委的研究单位请我去当官，拟任命我做研究院院长、研究所所长之类，并承诺解决诸如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。由于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，架床叠桌，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，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，夫人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，朋友也劝我能够满足一下夫人的愿望。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，人情人理，毫不过分。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，崇尚“独立意志，自由精神”，不愿趋炎附势，曲意逢迎，既不愿当官，也当不了官，同时深知到各个部门以后，就得围绕着领导转，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，写文件，写讲话稿，没有了能够独立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，因而执意不去。甚至对夫人说，“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，咱们就去当官”。因此，夫人批评我自私自利，我也无言以对，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此，我也是常人，并不那么高尚。到现在，在房子问题上，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。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。

我之所以不去当官，也不去经商做企业，还有深一层的原因，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，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，但必须采取官方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。而我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，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。我只是想自由思想，自由言说，对任何事物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。至于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，能否被官方和业界接受和采纳，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。

我的专业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，但实际所做的研究内容则比较广泛。根据研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方面，我将《张曙光文选》设计为五卷，分别是：

《人道求索未驻足——学术论文卷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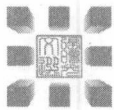
《心交神往知与识——序文前言卷》，  
 《评书论人和不同——学术书评卷》，  
 《短章随笔辨是非——经济评论卷》，  
 《真实有用稻粱谋——研究报告卷》。

人常说，文如其人。从这些文章中，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，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，为人处世。总之，可以对本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。当然，是非功过，任由大家评说，这套文选就是一个靶子。

## 二

1996年，本人出版了《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》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），1999年出了增订版，定名为《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——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）。借此，笔者博得了—一个“批评家”的雅号，请我作序和写书评的人也多了起来。21世纪以来，这样的文字有六七十篇之多，加上20世纪的作品，不下于百篇，一百多万字。这次，我从其中选出一半多一点，编成两个集子，一个是《学术书评卷》，一个是《序文前言卷》。

由于请我写序和作书评的人日益增加，本人总结了自己以前写作书评的实践，为自己确定了几条行为守则。第一，不论何人，凡请我写序和作评者必须先将所评著作和文稿给我，在没有读完书稿以前，我不会做出任何承诺。第二，不论评与不评，也不论好评坏评，必须在读完书稿以后再定。第三，凡请我写序和作评者，评论稿在公开发表前必先送被评者审阅，所提修改意见均由本人裁定，并明确表示，未经本人同意，任何人不能随意删改。第四，不论是名人大家，还是无名晚辈，不论是高官显贵，还是平头百姓，对所有人—视同仁，愿评则评，不愿评则作罢，该好评则肯定，该批评则批评。读者从《学术书评卷》和《序文前言卷》中可以对以上几点进行检验。据此，我既婉言谢绝了一些名人的约请，也主动评论过一些晚辈的大作。对一些名人、高官和老板的作品曾经给予了严肃的批评，也对一些硕士博士的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。对于一些不错的作品，在给予肯定评价的同时，总要指出它的缺陷和不足。因为笔者有一个信念，深感只有如此，才能对得住他人的信任和自



己的良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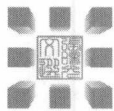
收入的文章都是一种学术性书评，这类书评的写作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仅有水平问题，更重要的是态度问题。水平问题是需要通过学习和积累而不断提高的，只要虚心用功、熟读精思，不是简单地用自己的意见去猜测和评判，而是用心发现作者的独具匠心或者失足之处，就必然会有所成。正如钱穆在撰写《朱子与校勘学》中所说，“校勘之学，固贵于客观之与材，而尤贵乎主观之鉴别。鉴别之深浅高下，则不凭乎外在之材料，而凭校者之心智。而心智之深浅高下，则一视乎学养所在，而其事固为学者所不易自知者。是则校勘之学，若有凭，而实无凭”。态度问题其所以重要，就在于目前的学风太浮躁，认真看书学习者不多，严肃推敲评论者更少，除了笔者严厉批评过的“广告式”和“推销式”书评以外，一些书评海阔天空、云山雾罩地神侃一通，多半也是没有认真读书的结果。更有甚者，一些书评的写作往往是作者自己捉刀代笔，而评论者只要签名而已，这种廉价的交易，败坏了一代学风。甚至很多教授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，竟然不看论文，或者只看内容提要，居然敢坐在答辩席上，不知如何为人师表。然而，书评不仅关系到作者的辛勤劳作和对读者的影响，而且关系到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，因此，一种敬畏的心理和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，就不要从事书评的写作。笔者自信是严肃认真的。

我的确把写序和作评作为逼使自己读书的一种办法，因而对于斯蒂格勒的名言“我的知识和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”，深有同感。在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，经济学研究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，笔者已近古稀之年，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，外语基础也不好，其所以没有掉队，还能勉强地跟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前进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读书和书评。我对博士论文比较关注，凡请我参加答辩的论文，不论好坏，我都从头至尾认真看一遍，然后再写出评语或者决定是否参加答辩，其原因在于，一是现在只有为了写作博士学位论文，很多人才认真看书学习，因而从博士论文特别是一些好的论文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二是也正因为第一个原因，每篇论文都必须对自己所论领域的文献进行综述，也就会涉及本领域的前沿问题，从一些好的综述中也能够了解这个领域的理论发展。这样一来，有些理论笔者并未专门研究，但对其前沿问题并不陌生，道理也在这里。比如企业理论，本人就曾经写过

6 篇书评。对于所评著作不仅要通读一遍，而且要反复翻阅。为了给《制度演化分析导论》写序，笔者从头至尾认真读完了这本有 750 页的大部头才动笔，写作过程中还不知翻过多少次。在一次书评之后，笔者曾经对一位作者说，“我不是夸口，对于你们著作的熟悉程度，我不在你们三人之下，只要你提出书中的某一个观点，我很快就能找到它的出处。你们的书我不知翻过多少遍，封面上的书名和作者名，已经给磨掉了”。

学术批评是一件对事（书）不对人的事情，中心是阐明书中的真理成分，肯定作品对人类知识生产和学术进步的贡献，揭示作品的不足和失败之处，探寻改进和发展的方向和途径。这里讨论的问题包括，书中所论问题是否得当，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，框架设计是否清晰，逻辑推理是否严谨，所用资料是否翔实，分析方法是否适当，论证是否充分，有无发展和创新之处等，所以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书评与人际关系无碍。但是，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中，这样说易，这样做就难。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，都有这样和那样的关系，特别是大家都是学界同仁，能够批评和敢于批评以及敢于面对批评的，水平尚在其次，是需要一点勇气和雅量的。对此，笔者在《书评集》初版和修订版自序中曾经有过论述，针对一些新的情况，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讨论。

在学术性书评中，批评者不见得是对的，只是从自己角度的一种观察和思考，其所以愿意和能够提出不同意见，首先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，把作者当做一个能够和值得与之平等对话和理性交往的对象。其次是作者讨论的是个重要问题，它引起了评论者的兴趣和思考，因而有共同的论题可以讨论，有不同的思想需要交流。再次是这样的讨论和交流绝不是要分个青红皂白，谁是谁非，仅仅是相互切磋和思想交流而已，有些问题甚至还要一直讨论下去，因此，批评和反批评都很正常，各自都有坚持自己观点的自由。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，只有通过这样的讨论，才能激发进一步的思考，把研究引向深入，从而达到促进知识生产、增加知识积累和繁荣学术创作的目的。因此，不论是作者，还是评者，千万不可纠缠于人际关系之中，把学术批评的圣洁事业庸俗化，也不可把学术批评与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混在一起，用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来简约、代替和抵制学术批评，这会把学术批评引入歧途。笔者的这些议论绝非无病呻吟，而是亲身经历，深有所感。学术书评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之类的问题，因而常常会涉及到学风问题，因为，学术



上的成就与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好的作品都是严谨认真学风之所为，不好的作品也往往反映了作者学风上的缺陷和不足。对于学风问题，说好皆大欢喜，批评更需慎重。因为，学风上的缺失是作者某些有悖于学者行为的错误，当然涉及到作者的学品和人品，如果说学术观点的争论可以各执己见，即使错误观点也是认识问题，批评尚且可以接受，那么，学风上的缺失就不仅仅是认识问题，对于不当学风的批评就不那么容易提出和接受，因而也最易于引起人际关系的紧张，造成学者反目，使正常的学术批评难以开展。笔者曾经多次遇到过此类问题。回顾这类事情的经过，笔者认为，以下几点也许是必要和重要的。

首先，对于此类问题只能就事论事。与学术观点不同，这类问题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问题，用不着争论。评者只要指出错误事实和予以批评，不可进一步引申和推断，作者也不必掩饰和辩驳，双方都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，特别是不能猜测和怀疑对方的动机和能力，更不能以威胁相对待。还是那句老话：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”否则，只能是越抹越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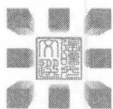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要把学风问题与学术观点、政治观点加以区别。既不能因学风不正而否定其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，也不能因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正确而掩盖学风问题，更不能强词夺理为错误辩护。数年前笔者曾经指出过一本畅销书中的多处数据和引文错误，批评作者学风不正，而作者则强词夺理，把大量的数据和引文错误推给原作者，并用政治观点为其辩护。不仅如此，也有学者认为，该书政治方向正确，批评它的学风错误会淡化该书揭示的问题，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。其实，真正淡化和削弱该书社会影响的不是笔者的批评，而是这些不严谨的学风造成的错误。

再次，要把学风问题和私人关系分开。私人关系好，学风错误要不要批评，能不能批评？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即使因此关系破裂，朋友反目，也应当坚持。这是关系到净化学术场域和规范学者行为的大问题。同时，也只有经得起这种考验的友谊才是正当的和可贵的。我相信，犯错误者迟早是会自责的，即使没有勇气公开承认，甚至还要遮掩和粉饰，内心也是不会平静的。在收入的书评中，就有对老朋友的严肃批评。

最后，纯洁学风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。在目前的学术生态和制度环境下，我们的学风已经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成为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问题，一些学人违背为学做人的底线，做出了一些简直令人无

法容忍的事情。抄袭之风甚烈，浮躁之风更甚。很多博士生导师忙于社会活动，整天出没于论坛会场，在电视、报纸等媒体上频频曝光，或者身兼数职，既当教授，又当官或者做生意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赚钱、玩乐、拉关系上，没有时间读书思考，于是学生写文章，老师跟着署名，而且还要当第一作者。有的甚至连文章看也不看，就把大名签在上面。结果是错误满篇，笑话百出，学生抄袭剽窃，老师拿来当作自己的创造。仅以《经济研究》2006年第6期和2008年第7期处理的两起事件就可见一斑，前者是一个恶劣的抄袭事件，后者是学风严重败坏。本卷中“错误严重，学风恶劣——就‘试析人民币对外贬值与对内升值并存’一文给编辑部的信和评论”，就是有关后一问题的评论，《序文前言卷》中“中国经济学研究：回顾与反思——《中国经济学》（2006）前言”，也讨论了这一问题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对于那些极坏的学品和学风，我们的学界和社会充满了犬儒主义，不是采取批判、谴责和声讨的态度，而是采取容忍、放纵、同情，甚至包庇和支持的作法。对于公开揭露出来的一些抄袭剽窃和学风败坏事件，学人不能坚守自己的责任，予以谴责和抵制，单位不作严肃处理，或者大事化小，轻描淡写，事主也不公开认错和道歉。基于关系学的潜规则，对于揭露和批评此类事件的文章和稿件，有的刊物不予刊发，有的有意将此类内容删掉，扮演了一个保护错误、助纣为虐的角色。而对于揭露此类事件和维护学术纯洁的人士，有人甚至把他们当作“刁民”、“刺儿头”，甚至对其排挤和打击，于是，正气不张，邪气猖獗。这也是此类歪风邪气不断重复出现和滋生蔓延的根源之一。要知道，这种做法将会给中国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极大的损害，这个历史责任终究是逃脱不了的。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，旗帜鲜明地同这类现象作斗争，以维护学术研究的纯洁性，是学界同仁、教学研究单位和刊物出版机构的共同责任和义务。对于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上的弊端，需要加大揭露和批判的力度，在行动上能够抵制的抵制，抵制不了的，至少要做到洁身自好，绝不能同流合污，推波助澜。那些处于学术领导地位的有良知的学者，应当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，营造出一种有利于知识生产和学术成长的小环境和好氛围，在自己的单位内突破现行体制的约束，进行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的建设与创新。对于抄袭剽窃之类的学品问题，决不当放过，这种人是学界的骗子和扒手，从根本上丧失了



做一个学者的资格，学界同仁应当共同讨伐，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之势。否则，姑息养奸，此患绵绵。对于学界的浮躁之风也应当严肃对待，坚决抵制。在这里，要坚决反对两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，一是只要所谓学术观点正确，技术性错误和常识性错误可以原谅；二是只要所谓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正确，学风不正和资料错误不必追究。因此，改造我们的学风，仍然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。否则，学术上的创新就只能是口头上的高调和大话。

《学术书评卷》共收入了36篇评论文章。其中10篇是原《书评集》中收入的，除“再生产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”外，其余24篇都是21世纪以来撰写的。分为五个部分编排，宏观经济理论书评5篇，企业理论书评6篇，制度分析理论书评10篇，一般经济理论书评7篇，哲学和其他著作书评7篇。新收入的25篇书评大部分都已经公开发表，“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”只发表了一部分，没有发表的有“企业组织和产权制度”，“组织、制度及其演进”，“计划经济在中国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”，“思想家的沉浮与言论自由”，“从‘儒法互用，礼法交融’谈起”，“对‘C模式：自律式发展’的评论意见”，“校勘与解读，生财与修德——读《情感、秩序、美德——亚当·斯密的伦理学世界》”。

本文集的出版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，他们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；感谢我的夫人、女儿和女婿，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，我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；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赵农和有关杂志社和出版社，他们允许我将这些文稿收入；感谢张良先生，他帮我扫描了1993年以前的不少文稿；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、段绍译先生和罗必良先生的资助；最后要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和责任编辑。

2007-09-15，初稿

2008-06-12，修改于北京方庄芳城园

# 目录 <<<

自序 .....	1
----------	---

## 一、宏观经济理论书评

### 再生产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

——评王梦奎著《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》 .....	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### 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

——兼评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 .....	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### 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

——兼评《中国国家能力报告》 .....	20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### 附录：张曙光挑战国家能力论 胡鞍钢接招答辩诉初衷

——北京天则所开学术批评讨论新风 .....	3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### 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

——兼评林毅夫等著《中国的奇迹：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》 ...	4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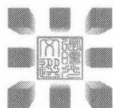
### 附录：评答成理各抒己见 学术有进共受其惠

——北京天则所评说《中国的奇迹：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》 ...	5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### 转型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有益探索

——评王曦著《中国转型经济总需求分析：微观基础与 总量运行》 .....	61
---	----





## 二、企业理论书评

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	
——兼评张维迎的《企业的企业家—契约理论》	79
附录：张维迎的回应	96
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产权问题	
——读肖耿先生著《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》	102
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改革	
——兼评谭安杰著《中国企业新体制——督导机制与企业现代化》	110
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	
——读郭梓林的《企业游戏——近距离文化观察》	117
企业组织和产权制度	
——兼评费方域的《企业的产权分析》	122
企业理论的创新和进展	
——评杨其静著《企业家的企业理论》	133

## 三、制度经济学书评

经济学（家）如何讲道德	
——祝贺茅于軾教授70岁寿诞兼评《中国人的道德前景》	151
经济学（家）如何讲公平	
——读阿马蒂亚·森《以自由看待发展》	162
经济学理论抽象的正确途径	
——答评周冰先生	181
市场化的进程及其测度	
——兼评《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》	192